



阅读公社
Reading Commune

理解疯狂

精神科医生手记



À QUOI SERT
VRAIMENT UN PSY?

(法) 帕特里克·勒穆瓦纳 / 著
顾 敏 /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

阅读公社
Reading Commune

理解 疯狂

精神科医生手记

À QUOI SERT VRAIMENT UN PSY?

(法)帕特里克·勒穆瓦纳 / 著
顾敏 / 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北京

京权图字 01-2012-3488

国际合作声明

©Armand Colin Publisher, 2011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, Paris 迪法国际版权代理
(info@divas.fr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理解疯癫：精神科医生手记 (法) 勒穆瓦纳著：顾敏译。— 北京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2015.3
ISBN 978-7-5135-5671-2
I. ①理… II. ①勒… ②顾… III. ①精神障碍—病人—社会心理学—研究
IV. ①D212.6②R7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2317号

出 版 人：蔡剑峰
项目策划：满兴远
责任编辑：徐晓丹 杨彩霞
封面设计：姚 军
版式设计：赵 欣
出版发行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社 址：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(100089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fttrp.com>
印 刷：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
印 张：5
版 次：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5-5671-2
定 价：27.00元

购书咨询：(010)88819929
外研书店：<http://www.fttrpstore.com>
凡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联系我社印制部
联系电话：(010)61207896
凡侵权、盗版书籍线索，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
举报电话：(010)88817519
法律顾问：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
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
物 料 号：256710001

电子邮箱：club@fttrp.com

电子邮箱：zhijian@fttrp.com

电子邮箱：banquan@fttrp.com

我们对这些生病的同类，最缺乏的就是
尊重和同情。

**谨向让-克里斯托夫·塔米西耶及其团队
致以最诚挚的敬意**

告读者

心理医生分很多种，包括精神科医生、心理学专家、心理治疗师、精神分析师、精神运动治疗师、精神复健师等等。我属于第一种。我的观点肯定会带些主观色彩，会有些片面，但绝不至于偏激。

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嘛！

如此众多的分类以及精神病学的发展近况说明：精神病学并不是一家独大，这也给其他的传统治疗或者巫术治疗带来了生存空间。

1968年5月，神经精神病学经历阵痛，分成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。从那时开始，既有管“硬件”的专家（神经科医生），又有管“软件”的专家（精神科医生）。神经科医生负责焊接短路的地方，而我们精神科医生则要通过编程来消除程序错误。这种彻底的割裂其实并不科学，但体现了一种医学理论，那就是灵魂可以从身体里剥离出来，是一种器官，也会生病，需要治疗，所以需要持证的专业人员。不过这些单纯是西方人的观点，如果我是印度人、巴布亚人、班图人或者土耳其人，我压根就不会有精神科这个概念。在这些地方，人们认为身体和精神的痛苦是联系在一起的，传统治疗师

会用药物和咒语来治疗。

事到如今，遇到精神疾病，人们还是习惯求助于巫师或者隐士。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，都在医学与迷信、药物和心理疗法、多巴胺和俄狄浦斯情结、核磁共振和动物磁感应学说之间摇摆不定，难以抉择。现代精神心理学把手伸向了灵魂学说，并试图以科学的方式解释灵魂，比如笛卡尔认为灵魂就在松果体里；但是现代医学认为只要神经元正常运转就能矫正灵魂，所以越来越倚重神经科学。精神心理学还很不完善，很少有别的学科会有这么多的分支，由此导致产生这么多种类的医生，既有科班出身的医生，也有江湖郎中。不过别着急，这些本书都会讲到。

目 录

前言 / 1

1 兴趣的诞生 / 3

阿尔贝，疯狂的南风 / 3

锂盐的奇迹 / 18

2 金鱼的玄学 / 20

解开精神病人的锁链 / 22

纳粹的“安乐死” / 27

耶稣是个优生学家吗？ / 28

精神病院的极权诱惑 / 30

精神病学的大师们 / 32

沉睡在心里的七头蛇 / 37

永远的庇护所 / 39

20世纪的奴隶 / 40

阿里的忧郁 / 43

3 操场上的闲聊 / 45

公墓里的歧视 / 46

“精神科来病人了!” / 47

你好，忧愁 / 50

4 精神病学爱分类 / 53

疯子的革命 / 54

医生的困惑 / 55

精神科医生就好像昆虫学家 / 58

酒鬼难不醉 / 60

5 治愈灵魂的良药? / 62

反精神病学的潮流 / 63

佛罗伦萨的伊佐洛托 / 65

阿尔卑斯山那头的反精神病学运动 / 69

强制劳动收容所 / 72

精神病人也幽默 / 74

6 《家庭生活》 / 76

“家，我恨它!” (安德烈·纪德) / 76

家，我爱它 / 78

7 危机文化还是文化危机？ / 80

酷暑夏日的抑郁 / 86

8 教条主义 / 88

观点——精神分裂的病因 / 91

启示宗教 / 91

跟精神分析师发生关系 / 97

精神分析有什么用？ / 100

破产和甲状腺 / 103

9 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 / 105

病中的孩子 / 107

10 精神科医生和监狱 / 110

法医精神病学 / 111

圣埃格雷夫事件 / 116

法医学 / 118

强制戒毒 / 119

11 精神病住院治疗 / 121

恐慌来袭 / 122

理解疯狂：精神科医生手记

12 我是一个医者 / 125

哭泣的精神科医生的故事 / 126

关于刀的眼泪 / 127

13 我是哪一种心理医生？ / 129

精神科医生 / 129

心理学专家 / 130

走出阴影 / 133

14 精神科医生不做或不该做的事 / 135

谁疯了？ / 135

精神警察？ / 136

医生的名与实 / 137

急诊室的故事 / 138

尾声 我治疗（灵魂），故我是（精神科医生） / 139

未来的心理医生 / 139

又是法国例外！ / 141

继续走我的路？ / 141

前言

1993年，皮埃尔·贝雷戈瓦（这个名字在乌克兰语里是“岸边的人”的意思），在容克翁运河边上自杀了。这是个沉重的话题，但我想谈的不是这个。跟法国许多其他精神科医生遇到的情况一样，事情发生后不久，我的电话响了。打电话的是里昂《进步报》的记者。他让我谈谈对这个惨剧的看法。我认真地回答了他。不得不说，为这种事采访的记者，他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，而我也不是唯一有机会面对摄像机和麦克风、现身专栏或网络的精神科医生。

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我还真是对世上所有的事几乎都公开发表过看法，谈过厌食的模特、顽固性失眠、安慰剂，谈过烦恼、诱惑、滥用药物、夫妻口角是如何产生的，还谈过笑和眼泪，以上举的都是些不会让我害臊的例子，因为我得承认，我还谈论过一些自己不懂的问题，大家就原谅我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吧。

作为大众喉舌的记者，怎么会如此在乎精神科医生的看法呢？而精神科医生们又为什么这样经不住媒体的引诱呢？他们又没有特异功能，为什么会这么抢手，需要对所有问题都评头论足呢？他们怎么就成了演播室以及所有争论话题的必邀嘉宾了呢？这些有问必答

的嘉宾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？会变成某种宗教的精神领袖吗？或是成为真理大使，将真理传遍大江南北？
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传播的所谓真理是什么呢？

1 兴趣的诞生

这是一次普通的相遇。生命中无数次相遇中的一次。帕特里夏过早离开了人世，生前她曾是一位精神科医生。认识她让我对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，可能也是我立志成为精神病院医生的主要原因。她才气逼人，意气风发，桀骜不驯，却被疾病的风暴卷走，只有从她留下的文字中，才能依稀想见她飞扬的神采。她记录了自己第一次当实习医生的经历，那种氛围，跟我初次踏入疯子的国度时非常相似，而我这一入行，就再也没有回过头。

我就不多说了，大家看看原文吧。

阿尔贝，疯狂的南风

这里不是地狱。这里什么也不是。封闭空间里的疯狂泡泡而已。死气沉沉，一成不变。我职业生涯的第一家精神病院，平庸而亲切，就那么静静伫立在沉闷的疯狂里。病人们就那么呆着。很多人已经呆了几年、几十年，也可能几百年了吧。如果有人每隔五年来参观一次木樨草医院的话，他会发现每次来都

没什么大变化。一个护士退休了，毕业的新人就会顶替上。有的病人死了，有的出院六个月后复发了，又回来，呆上一段时间，至于是三天还是一百天，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医院的收支差不多一直是那样，人数也变化不大。唯一头疼的只有社保基金。还有，为什么关起来的精神病人会比呆在外面的精神病人花销多那么多呢？

而我，精神病院里的一个小实习生，在这个男性主导的地方，有一点点迷失了。这么说吧，从1838年建院开始，除了那个发育不良的老姑娘社工，本姑娘大概是第一个打入医院内部的穿裙子的医生。我第一次走进饭厅时，一屋子的男人们都是一脸的不可思议，要么忘了咽饭，要么就是咽得很费力，直到被食物呛到的声音此起彼伏地打破了沉寂。

1937年，从前的疯人院改头换面变成了精神病院，或者是名字更体面的精神疗养院。住院的病人也不用再穿病号服了，还有金属刀叉、玻璃杯子和陶瓷盘子用，也不再用麦草铺床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床垫！算得上奢侈了！墙皮有些斑驳，家具也有点摇摇晃晃，但精神病不比心绞痛，也不是癌症，病人没那么虚弱。住院环境能有这些改进就已经很不错了！

再后来，有了安定药，打一针就能让人安静，至少可以让护工们落得清静。引人疯狂的南风刮起的时候，病人们不再鬼哭狼嚎的了。狂躁病人区和强制管理区也取消了。当年疯人院还叫疯人院的时候，院里的看守们得时刻提防着脑后，靠着

墙边走，免得被病人偷袭。那时候能让病人安静下来的手段就只有扇耳光、穿强制束缚衣和戴脚环。其中脚环最有意思，是专门给有暴力倾向的疯子用的。两个脚环被一根皮带连着。通过调整皮带的长度，可以准确控制两腿的间距，从而控制步长。戴着脚环走路的样子很怪，有点像日本女人，就差穿上和服了。

一个男护士告诉我，他刚入行时被分到了狂躁病人区。那里有个病人已经戴了十八年左右的脚环了。已经没人记得为什么给他戴，也没人敢给他解开，大家都觉得既然这么做了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虽然心里打鼓，男护士还是不顾院长和其他人的劝阻，解开了这个病人的脚环。接下来的二十年里，直到死前，这个倒霉的病人每一步都还是跨出不多不少二十五厘米。他的思想被禁锢了，从此再也没被解放出来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这套工具还保存在柜子的深处。而且这些东西还是有点历史价值的，对吧？不应该丢失这部分记忆，这也是西方历史遗产的一部分。说不定哪天，会有个古怪的院长，突发奇想拿这些东西办个展览呢？

以前看守们和病人住在一起。病人男女分开，男北女南，危险病人住在中间，分成两个区。院里还有些“乖病人”——做工的，老的，痴呆的，而有钱的疯子有属于自己的地盘。精神科医生，也就是从前治疯子的医生，最爱做的事就是给病人分类归档。洋洋洒洒的！就好像有一屋子的蝴蝶，没什么事做的时候，给它们分分类，正好借这个打发时间。

现在的疯子没那么吓人了，不会疯起来就口吐白沫之类的。病人出现幻觉、狂躁不安、异常胆小或者大吼大叫的情况也变得非常少见。疯狂是永无休止的黑白基调。疯狂来来去去，时断时续，翻来覆去，反反复复。疯狂是浑浊的。疯子跟疯人院一样永恒存在，因为疯子自以为是神。

外人一进到木樨草医院，就会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，一种军营和医院的混合气息，混杂着尿骚味、汗味、消毒水味和乙醚味。每任院长都在墙上留下了点纪念。某个爱好登山的男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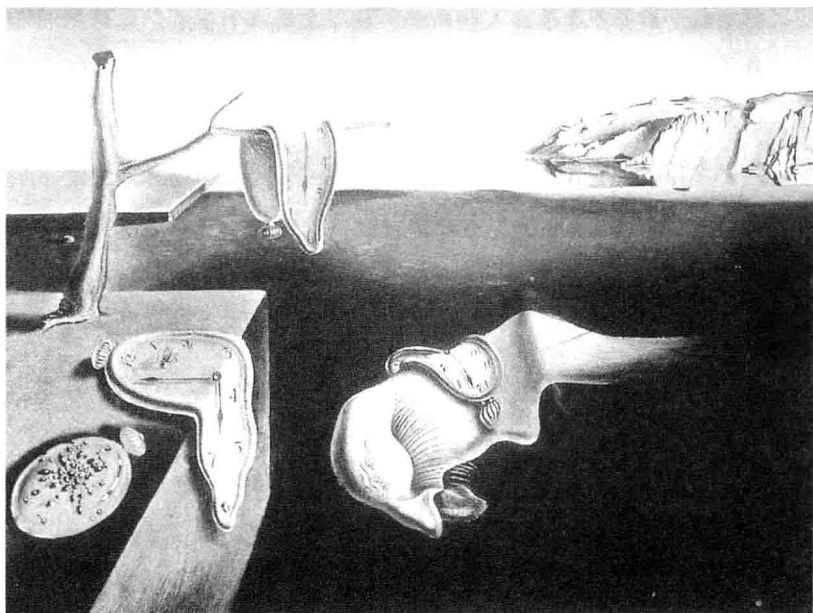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达利《记忆的永恒》